

大众文库 ● 世情小说卷 张贺琴 主编

都市边缘的

女人

揭秘社会隐私
写真众生情感

于川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大众文库·世情小说卷



都市边缘的女人

于 川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边缘的女人/于川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5

ISBN 7-80171-464-4

I. 都...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7875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数 190 千字 插页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7-80171-464-4/I·313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1 号 邮编 100007

· 写在前面的话 ·

21世纪文学回归大众

李庆

《大众文库·世情小说卷》第一批五本原创长篇小说终于出版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短短十几年里中国社会以惊人的速度发生裂变与转型。人们的生活、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传统的价值观念都在这样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裂变与转型中发生强烈震荡。往日宁静闭塞凝固的生活被动荡浮躁焦虑的生活代替，社会变得多元、多维、多彩。与之相比，八十年代曾经轰轰烈烈的文学却显得憔悴、苍白、力不从心，不得不借用各种商业手段炒作叫卖。是时代和读者抛弃了文学，还是所谓作家、批评家的那种文学滞后于时代和读者。

大众文艺出版社换了一个角度，向读者推出《大众文库·世情小说卷》。这个选题特邀从事长篇小说编辑工作三十多年的著名编辑张贺琴主编，这套小说的作家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他们描写的是各自的视角看到的世界，他们倾诉各自对生活境遇的感受。读者将从这些文字中看到巴尔扎克似的对于时代物质生活的全方位细致描摹；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似的对时代精神状况的深刻拷问；看到当今时代大众的精神生命和物质生活

体验。我们管这样的作品叫大众小说。它们的作者不是那种自命不凡的文学精英，它们的内容也不是那种为文学而文学的无病呻吟，玩弄文字游戏。它们来自于人们的心灵痛苦，来自对急剧变幻的社会生活和自身生活方方面面的困惑。

《大众文库·世情小说卷》第一批五本原创小说，出自五位男作家之手笔。这些小说对社会、对生活充满敏感。这些小说的内容来自社会深处，这些小说的作者在激烈的竞争中感受人性的扭曲和压抑，他们笔下的生活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困惑是读者的困惑，他们的失望是读者的失望，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也是读者的憧憬。他们在文字中的宣泄、叫喊、呻吟，也都是读者的宣泄、叫喊、呻吟。他们的文字来自对生活的直接感受，他们的文字是时代的镜子，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最细微的全貌，读者能够在这些文字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和感觉，希望或失望，愉悦或忧伤，甜蜜或痛苦。

我写作，我就是作家。大众文学是来自人们生活和心灵的文学，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从这里起步，走向新生。

2004年3月20日于新加坡



她们来自贫困的乡村，面对奢华绮丽的都市生活，她们充满了幻想。可她们走进都市的全部资本，只有一双勤劳的手和年轻的身体。



天还没亮，阳子就被房东家那条稍微有点儿动静就狂吠不止的看家狗吵醒了。

她努力地睁开了干涩的眼睛，艰难地把隔夜的倦意驱赶开来。

身边的儿子亮亮把一条肉嘟嘟的小腿压在她的胸口上，张牙舞爪地睡得很熟。这小东西，睡像和他爸爸一模一样，永远是那么不老实。阳子向床边侧了侧身，轻轻地把儿子的腿平放在床上，歪头看看床头放着的那只用来充作床头柜的纸板箱上的小闹钟，时间刚过五点钟。阳子不敢再睡了，虽然现在离平常起床的时间还有将近一个钟头，可她知道，一旦自己再睡着了，那就很难保证还能准时起床了。这条该死的狗，这么早就把她吵醒了，现在它却不叫了，八成又舒服地睡起了回笼觉。今天自己又惨了，肯定等不到晚上收摊就得困得哈欠连天，像犯了大烟瘾似的，让市场里那些摆摊的男男女女们笑话个没完。

儿子忽然动作夸张地翻了个身，把身上的被子完全地踢开了。

阳子给儿子盖好了被子，在朦胧中端详着他那张温润的小



脸，禁不住又想起了她那死去的男人。

阳子的男人，她一直称呼亮亮的爸爸为“男人”，而不是像那些嗲嗲的城里女人那样管丈夫叫“老公”、“先生”什么的，她觉得丈夫就应该叫做“男人”，在她们乡下，没结婚的男子叫做“男孩儿”，结了婚的才能称为“男人”，那代表着一种力量，一种责任，还有一种雄性动物的本能和功用，不像什么“老公”，听起来就跟老辈子人称呼“太监”似的，还有“先生”，也不怎么样，生分得跟外人似的，哪像“男人”，响响亮亮的，一听就知道是在招呼那个白天在地里死做农活，晚上在炕上做死媳妇的自家的丈夫。可如今阳子的男人没了。一年以前，阳子的男人从这个城市中某座正在建造着的摩天大楼的脚手架上一脚蹬空，大头朝下地栽了下来，在大楼前面坚硬的马路上留下了一摊殷红的血和一具瑟缩一团的尸首，从此阳子没了男人，亮亮没了爸爸。

“你个狠心的呀，就这么丢下我们娘俩走啦！你可让俺怎么活呀！……”

阳子撕心裂肺地嚎啕了一番，收下了建筑工地上的包工头递到手里的一叠崭新的票子，然后把男人的白蜡蜡的骨灰装进了小木头匣子，交给从乡下奔丧来的公公和婆婆带回去，自己带了儿子亮亮，又回到她和男人租住的，位于这座庞大都市边缘的那间低矮的小屋里，关上门大哭了三天，三天之后，她把头发梳得光光的，跑到城里农贸市场去租了个摊位，卖起了咸菜。

“日子还得过，我和儿子还得活呀！”

她对着惊诧不已的老乡们说，脸上静静的，一点都不像是刚刚死了男人。

报纸糊着的狭小的玻璃窗上映出了一片灰蒙蒙的亮色，小屋里的景物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阳子舒展了一下腰身，抹了眼角上一坨眼屎，一伸指头，弹得老远，该起床了。想到起床，她就觉得一股无法排解的疲劳笼罩了周身，每天当她离开这张虽然算不上舒适，却永远透露着死去的男人那雄壮的体息的床，一天紧张的操劳就缠绕住了她。她先要升着放在小屋门外的那只男人生前用废旧的油漆桶做成的小煤炉，然后淘米、煮饭，趁着煮饭的功夫，自己还得梳洗打扮，总不能邋里邋遢地去做生意吧？城里人挑剔得很，买东西时不仅要看货色的好坏，还得看卖东西的人是否干净利索。

“往嘴里吃的东西，谁不图个干净？”

经常来她摊位上买咸菜的一个老太太这样说，倒像是她要吃的除了她卖的咸菜，还有她本人似的。

收拾完了自己，她就得忙活儿子亮亮了，这小东西贪睡，每天早上要是想把他从温暖的被窝里拖出来，那可就得费了老劲了。

“妈妈，求求你了，让我再睡一会儿吧，就一小会儿，一小小会儿！”

儿子痛苦朦胧着睁不开眼睛地哀求着，脸上小巧的五官紧蹙成一团。

想想人家房东的孩子，那么大了，这个时候还赖在舒适的床上，香甜地睡着，再看看亮亮那可怜巴巴的神情，她的心揪得难受。但阳子却不能纵容儿子哪怕片刻的懒睡，她必须赶在六点半之前把他从床上拖起来，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帮他洗漱，照顾他吃完早饭，然后用她那辆花了二十块钱买来的，没有牌照的自行车，送他去马路对面那新开发的商品小区中的幼儿园，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在七点钟赶到农贸市场，开始她一天的生意。

“你干么不让亮亮他爷爷、奶奶把他带回乡下去，那样儿你



不就可以省点儿心了吗？”

和她租住同一个房东的房子，做皮肉生意的女人秀兰对她说。

“看你一天到晚忙得脚后跟都朝前了。”

她很坚决地摇摇头。

“没了爸爸的孩子，再离开了妈，可怜哪！”

她说着，眼圈就红了。

秀兰叹口气，酸酸地抽抽鼻子，让阳子把平素对这个靠卖身吃饭的女人的鄙夷多少冲淡了一些。

男人刚死的时候，阳子也曾动过把亮亮送回乡下的念头，但当她想到她们那土地贫瘠的家乡，想到那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生活，想到因为没有谋生的技能，无论在乡下还是城里只能卖苦力而最终因此而死的男人，她咬咬牙，还是把儿子留在了身边。

“我得让亮亮在城里读书，受正规的教育，再不能让他长大了像他爹那样，一辈子吃苦受累的，到死连个全的尸首都落不下。”

阳子对着还没从丧子之痛中缓解过来的公婆很坚定的说，让两个刚刚失去了儿子的老人意识到他们又即将失去自己的孙子。

“城里就真这么好？”

公婆们颤颤巍巍地望着儿媳妇。

阳子望着老人们，没有回答。

城里肯定是比乡下要好，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乡下人拼命地往城里跑呢？当然城里不是她的家，但她希望这里成为她儿子未来的家。她和她的男人或许永远都无法成为城里人了，

但她还有儿子，她相信她的儿子绝不比任何城里的孩子笨，只要她给儿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她坚信儿子终将会在这座让她们这样的无数乡下人眼红心热的城市里扎根成长，最终成为一个再不用囿于贫瘠土地上的真正的城里人。





二

阳子蹲在房门外升炉子的时候，租住在同一个院中的几户人家也都陆续起床了，家家户户的门都打开了，一时间一股浓重的来自床上的气息弥漫了不大的院子。院子里惟一的一只水龙头周围围聚着仓促洗漱着的男男女女，有人从屋里端出来满溢混黄的尿液的尿盆，在院子里密密麻麻地排开的一拉溜锅灶前神色坦然地走过，没有一丝的不安和歉疚。

房东杨宝兴的院子原本不算是很小，和阳子家乡那些普通的农户的院子比起来相差无几，只是院子的主人为了能尽量多的获取房租，充分地利用了院子中的每一寸空间，几十间低矮的简易小屋把原本敞敞亮亮的一个院子塞得满满当当。租住在这里的住户们又一律是外来打工的人们，得过且过的心态和落后的生活习惯把个拥塞的院子弄得更加肮脏和齷齪，尽管房东一家时不时地跳出来冲着他们的房客们大呼小叫，甚至刻毒地咒骂，却依旧无法让这个院子的环境有任何的起色，久而久之，杨宝兴一家也麻木了，顶多是在卫生大检查的时候吆喝着住户们敷衍了事地拾掇一下院子。

“比家里的猪圈还不如！”

有时赶上不顺心的时候，阳子就会这样和她的邻居们抱怨。不过，说归说，住归住，如今要想在这座大都市周边的郊区找到



这样廉价的出租房屋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是真的猪圈怕也会有人住的。

睡眠惺松的住户们伸展着一夜蜗居后酸懒的腰身，在这个平常的早晨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容貌身形展示在狭小的院子当中，男人们赤着上身，黑黝黝的背脊上似乎还蒸腾着温暖的梦乡中的暖，女人们掩着衣襟，手忙脚乱地操持起一天的家务，几缕纠结着的乱发，带出些许午夜残存下来的暧昧。有人开始争吵，多半又是为了谁先占据水龙头，谁把被褥抢先晒上院中那两根晾衣的竹竿，谁家升炉子把煤灰扇到隔壁的饭锅里了一类的琐事，这是每日这个小院周而复始的单调枯燥的节目的序曲。

对于这一切，包括阳子在内的院里的所有住户们早已习以为常了，如果哪一天忽然院子里没有了这些吵闹和纠缠，人们反倒会一下子感到很突兀的不正常，大约这每日例行的争吵已经成为这个大杂院中寄居着的人们每日生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了，好像没有人拌上几句嘴，这一天的生活就没法开始一样。不过，吵闹虽然是从未间断过，但居住在杨宝兴院子里的房客们却很少因为彼此间的争吵和纠纷而闹出什么不共戴天的过节来，往往是早上吵了，晚上大家有没事人似的地嘻嘻哈哈地不分彼此，男人们照例聚在一处喝上一瓶廉价的老酒，女人们则会交头接耳、眉飞色舞地把私房体己话絮叨个没完没了。

离乡背井的人们，面对着枯燥单调的生活，一切细小的变故，都足以给他们苍白的精神带来一丝振奋，哪怕是争吵和谩骂。

阳子忙和着手里的活计，眼睛和耳朵也都没闲着，饶有兴趣地关注着邻居们的纠缠。



“亮亮妈。”

有人在招呼她。

阳子定了定神，寻声望去。

“今天得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摊子了。”

和阳子住对门的单身汉刘大，一边刷着牙，一边含混着满嘴的泡沫对她说。

“怎么啦，又有牌局呀？”

阳子看了一眼刘大，这个自打男人死了之后就对她越来越殷勤的小伙子样样都好，就是喜欢打牌，一听见麻将牌响就走不动道。

刘大含了一口水，扬起脖子咕噜了几下，“噗”地一声，喷得老远。

“没那事儿，我是去‘捞’人。”

“‘捞人’？‘捞’什么人哪？”

阳子不解地望着他。

“咳，我老表小峰，你见过的，前几天还到我这儿喝酒来着，昨天让联防队抓进去了。”

刘大苦着脸说。

“犯什么事儿了？”

阳子替他紧张起来。

刘大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还不是因为没有办‘暂住证’。”

阳子同情地叹了口气。

“干么不办一个，就为省那几个钱，整天提心吊胆的，多难过呀！”

“谁说不是哪！”

刘大分开人群，凑在水龙头下草草地洗了把脸，抬起头来眯



着挂着水珠的双眼。

“现在说什么都是晚了，我昨晚上托人去派出所打听过，人家说如果今天不去交罚款、补办暂住证，明天就要遣送回老家了。”

“那可得抓紧。”

阳子把锅放在炉子上，直起腰来。

“所以我得赶紧去一趟派出所，去晚了说不定还会出什么岔子呢！”

“行，你去吧，我替你看你摊子。”

阳子答应着刘大。

刘大和阳子在同一个农贸市场摆摊子，他是卖粮食的，摊位和阳子的摊位正对面。

“咱们有缘。”

刘大平常喝了几口酒后，总会涨着通红的脸，这么对阳子说。

“你瞧，住的地方儿是对门儿，摊位又是面对面，哪儿找这么巧的事儿去呀！”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永远是一片情意绵绵。

每当这时候，阳子总是把目光仓皇地避开，心里突突地乱跳个不停。男人死了，一个成熟和健全的女人却还顽强地活在她丰满的身体里。



三

阳子把亮亮送到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和往常一样还没有开门。

阳子敲打了几下紧闭着的铁栅栏门，值班的李老伯就从门房里探出他那张永远和善着的脸。

“亮亮来啦？”

李老伯跟阳子和亮亮打着招呼，等阳子招呼儿子向李老伯问了好是时候，他已经走出了门房，捏着一串钥匙来开门了。

幼儿园规定是早上七点半才开门接纳小朋友，但阳子要在七点钟之前赶到农贸市场开档，所以她只能和园长商量，希望能在六点四十五分左右把儿子送到幼儿园。园长一口回绝了这在她看来绝对是无理的要求，因为她不可能为某个小朋友安排任何一个老师提前上班。

“当初你们申请孩子入园的时候，我就是看在你一个乡下女人带着个孩子不容易的份上才同意的，现在又冒出这么多额外的事情来。”

园长沉了脸，忘记了阳子交给她的赞助费，像是悔不当初的样子。

“可是，园长，我实在是有点难处啊！”



阳子近乎乞求地望着园长那张永远描绘得很浓重的脸。

园长把一双被眼影过分夸大了的眼睛的白眼珠翻得很权威，两只细巧的鼻孔对着阳子喷出些牛奶的香气。

这女人实在是威风得很，别说是家乡那个识文断字的村妇女主任了，就是她们乡里的小学校的女校长也从来没有过这般的神气。城里的女人就是不一样！阳子盯着园长白得极为雅致的眼球，不知道是敬畏还是憎恨。

阳子好话说了一火车，还是没能让园长破一回例。

“这不是在你们乡下！”

园长终于打出了她的底牌。

“城里凡事都有制度。制度，你懂吗？不好随便破坏的！”

最后，看门的李老伯看着阳子实在不容易，就主动应承下来早上照看亮亮的事情。

想到园长的威仪，阳子战战兢兢地为李老伯担起心来。万一园长追究起来，因为这事给李老伯带来麻烦，闹不好再砸了老人的饭碗，她于心何忍呢？

“那，制度？”

阳子诚惶诚恐地问。

李老伯笑了。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李老伯没有告诉阳子，他是园长的亲戚，虽说园长一向趾高气扬，可多少还得买他这个长辈的账。

阳子将信将疑地把老人的神情读了好半天，在确认了李老伯的诚恳后，差点感激地掉下泪来。什么地方都有好人，城里人也不全都是拿白眼看人的。

“反正我老头子孤身一人，吃住都在园里，帮你带带亮亮，也